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〇四・集部・詩文評類

甌北詩話十二卷

〔清〕趙翼撰

一

拜經樓詩話四卷

〔清〕吳騫撰

九九

石洲詩話八卷

〔清〕翁方綱撰

一四三

杜詩附記二十卷

〔清〕翁方綱撰

二二五

甌北詩話

湛貽堂藏板

甌北詩話小引

少已聞吾宋以來諸家詩不終卷而已之才思湧出遂不能息心凝慮究極本領不過如世之選家畧得大概而已晚年無事取諸家全集再三展玩始知其真才分真境地覺向之所見猶僅十之二三也因竊自愧悔使數十年前早從此尋繹得識各家獨至之處與之相上下其才高者可以擴吾之才其功深者可以進吾之功必將挫籠參會自成一家惜乎老知耄及精力已衰不復能與古人爭勝然猶幸老而從事於此雖不能力追而尚能見到差勝於終身不窺堂奧者因念世之有才者何限度亦如余之輕心掉過必待晚而始知則何如

甌北詩話 卷十序

以余晚年所見使諸才人早見及之可以省數十年之孰視無睹是於余雖不能有所進而於諸才人實大有所益也爰就鄙見所及畧爲標舉以公諸同好焉

嘉慶七年五月甌北老人趙翼識

隴北詩話目錄

卷一 李青蓮詩

卷二 杜少陵詩

卷三 韓昌黎詩

卷四 白香山詩

卷五 蘇東坡詩

卷六 陸放翁詩

卷七 放翁年譜

卷八 元遺山詩 高青邱詩

卷九 吳梅村詩

卷十 查初白詩

隴北詩話 目錄

隴北詩話卷一

陽湖 趙翼 雲松

李青蓮詩

李青蓮自是仙靈降生司馬子微一見即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亦即呼爲謫仙人放還山後陳雷採訪使李彥允爲請於北海高天師授道籙其神采必有迥異乎常人者詩之不可及處在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於雕章琢句亦不勞勞於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若論其沉刻則不如杜雄鷲亦不如韓然以杜韓與之比較一則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則不用力而觸手生春此仙與人之別也

隴北詩話 卷一

青蓮一生本領即在五十九首古風之第一首開口便說大雅不作騷人斯起然詞多哀怨已非正聲至揚馬益流宕建安以後更綺麗不足爲法迨有唐文運肇興而已適當其時將以刪述繼獲麟之後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直欲於千載後上接風雅蓋自信其才分之高趨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

青蓮集中古詩多律詩少五律尚有七十餘首七律只十首而已蓋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於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然有對偶處仍自工麗且工麗中

別有一種英爽之氣溢出行墨之外如洗兵條支海上
波放馬天山雪中草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
金甲胡塞還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塞笛奏龍吟水簫鳴
鳳下空行樂何嘗不研鍊何嘗不精采耶惟七律究未完
善內有送賀監歸四明及題崔明府丹竈二首尚整練
合格其他殊不足觀且有六句爲一首者蓋開元天寶
之間七律尚未盛行至德以後賈至等早朝大明宮諸
作互相琢磨始覺盡善而青蓮久已出都故所作不多
也

詩家好作奇句警語必千鍾百鍊而後能成如李長吉
石破天驚逗秋雨雖險而無意義祇覺無理取鬧至少
陵之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昌黎之巨刃

甌北詩話

卷十

二

磨天揚乾坤擺礪礪等句實足驚心動魄然全力搏兇
之狀人皆見之青蓮則不然如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
輪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如沙塵
舉手弄清淺誤攀織女機雲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
高於瓦官閣皆奇警極矣而以揮灑出之全不見其
鍾鍊之迹其他刻露處如長風入短袂兩手如懷冰雲
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草蟬蛸啼青松安見此樹老
擬羅幃舒卷似有人間明月直入無心可猜莫捲龍
貴席從他生綯絲且雷玳瑁枕或有夢來時皆人所
百思不到而人青蓮一若未經思者後人從此等

處悟入可得其真矣

青蓮工於樂府蓋其才思橫溢無所發抒輒借此以逞
筆力故集中多至一百十五首有借舊題以寫已懷述
時事者如將進酒之與岑夫子丹邱生共飲門有車馬
行有云嘆我萬里遊飄飄三十春空談帝王畧紫綬不
掛身梁甫吟專咏呂尚酈生以見士未遇時爲人所輕
及成功而後見天馬歌以馬喻己之未遇冀人薦達此
借舊題以自寫已懷者也猛虎行全敘安祿山之亂有
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等句此借舊題以
寫時事者也其他則皆題中應有之義而別出機杼以
肆其才乃說詩者必曲爲附會謂某詩以某事而作某

甌北詩話

卷十

三

詩以某人而作詩人遇題觸景卽有吟咏豈必皆有所
爲耶無所爲則竟不作一字耶卽如蜀道難本亦樂府
舊題而黃山谷誤信舊註以爲刺章仇兼瓊之有異志
宋子京又據范攄雲溪友議以爲嚴武帥蜀不禮於故
相房琯并嘗欲殺杜甫故此詩爲房杜危之不知章仇
在蜀正當天寶之初中外晏安臣僚貼服豈有所顧慮
青蓮答杜秀才云聞君往年遊錦城章仇尚書倒屣
迎則章仇并能下士者更無從致訛至嚴武先後鎮蜀
在肅代兩朝而青蓮天寶初人都卽以此詩受賀知章
之賞識其事在嚴武帥蜀前且二十年其爲附會更不
待辨又如胡無人一首中有太白人月敵可摧之句適

與祿山被殺之讖相符說者又謂此詩預決祿山之死不知太白入月本天官家占驗之法豈專指祿山且此篇上文但言戎騎窺邊漢兵殺敵之事初不涉漁陽一語也卽此二首觀之可破穿鑿之論矣

李陽冰序謂唐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青蓮而大變掃盡無餘然細觀之宮掖之風究未掃盡也蓋古樂府本多托於閨情女思青蓮深於樂府故亦多征夫怨婦惜別傷離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如黃葛篇之蒼梧大火流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勞勞亭之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春思之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皆醞藉吞吐言短意長直接國風之遺少陵已無此風吟矣

臨北詩話

卷一

四

古詩五十九首非一時之作年代先後亦無倫次蓋後人取其無題者彙爲一卷耳如第十四首述用兵開邊之事訊明皇黠武則天寶初年事也第十九首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則安祿山陷東都時也二十四首鋪張圖讖之賈昌則開元中事也三十四首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則鮮于仲通用兵雲南時事也三十七首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則自供奉翰林後放還山時作也長洲詩元祐指第十四首卽以爲征雲南而并欲改詩中三十六萬人爲二十六萬謂雲南之師實二十萬人也不知此篇開首卽云胡關饒風沙又有天驕

威武等句皆指塞外戎虜何嘗有一字涉南蠻耶青蓮少好學仙故登真度世之志十詩而九悉出於性之所嗜非矯托也然又慕功名所企羨者魯仲連侯嬴酈食其張良韓信東方朔等總欲有所建立垂名於世然後拂衣還山學仙以求長生如贈裴仲堪云明主倘見收烟霄路非遐時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從駕溫泉贈楊山人云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贈衛尉張卿云功成拂衣去搖尾滄洲旁贈韋秘書云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別從甥高五云成功解相訪溪水桃花流登謝安墩云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其視成仙得道若可操券致者蓋其性靈中所自有也

臨北詩話

卷一

五

青蓮詩文最多自李陽冰作序時已謂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云故集中轉有贗作爲後人攙入者黃山谷云長干行二首妾髮初覆額太白自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太白如富貴人終不作寒乞語他人則白露小家氣象耳又集中去婦詞一首實卽顧况棄婦詞後人增數句而編入李集者然此猶皆唐人所作故置之李集中亦不甚相遠又有五代時人所作而亦混收入者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抵相似近日曾子固編太白集有贈僧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悲來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詩格必非太白所作不知曾公何以信爲

真作也是東坡已別之甚嚴今按廣作尚不止此少年行未幅云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狗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狗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戍士窮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試以青蓮他詩讀之有此村氣耶

東坡謂太白姑熟十咏大笑曰廣物散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見陸放翁入蜀記

青蓮自翰林被放還山固不能無怨望然其詩尚不甚露懟懟之意如贈蔡舍人雄云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贈崔司戶云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譏巧生緇磷答王十二寒夜獨酌云一談一笑失顏色若蠅貝錦喧蕩聲贈宋少府

甌北詩話

卷十

六

云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蠅君臣忽行路皆不過謂無罪被謫而出耳獨雪譏詩有云彼人之猖狂不如鵠之疆疆則指譏者也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鵠之奔奔則指楊妃也其下并以妃已褒姒爲比甚至以呂后之私審食其秦后之嬖嫪毐喻楊妃之淫穢則更指斥醜行毫無顧忌青蓮胸懷浩落不屑屑於恩怨何至誹謗如此恐亦非其真筆也

青蓮避安祿山之亂南奔江左後爲永王璘招入幕中坐累得罪之事就其詩核之亦有可得其次第者扶風豪士歌云洛陽三月飛胡沙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來醉扶風豪士家按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璘

由反十二月陷洛陽其日三月則十五載之奉自洛南奔也猛虎行竄身南國避胡塵之下卽云昨日方爲宣城客是南奔先至宣城也又有亂後將避地荆中贈崔宣城詩則至宣城後本欲入荆然贈王判官云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羣則入荆未果卽往廬山也後有贈江夏太守詩自敘被永王璘招致入幕之事云半夜水軍來迫脅上樓船是璘至尋陽始招致之而舊唐書謂白謁見璘於宣城者非也青蓮本學縱橫術以功名自許其從璘正欲藉以立功故所作永王東巡歌第二首卽云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已隱然以謝安自許是時璘未有異志及見

甌北詩話

卷一

七

所至富饒始有窺江左意然猶未敢顯言青蓮固未知之故第五首云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方美其能勤王末章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猶望其成功入京奏凱也卽所云雲夢開朱邸金陵作小山小山朱邸亦是藩王之事且在水軍宴與幕府諸公詩云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所載旄頭滅功成追魯連亦正以討賊爲志也然則謂青蓮有從亂之意固不待辨也獨是璘初未顯言及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乃借端發怒使渾惟明襲希言李廣琛趨廣陵則已顯然爲逆詩中有王出三山按五湖之句是已隨璘自金陵東下豈猶不知其悖逆直至璘敗丹陽始奔逃耶

蓋已入璘軍中前後左右莫非璘兵遂不能自脫必至敗亂時始可得間逃出耳然其南奔詩云主將動譏疑王師忽離畔賓御如浮雲從風各消散似反謂李廣琛等之反正歸國者爲離畔其愚亦甚矣且其自洛陽南奔詩有云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又云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會有時是直欲因亂而圖風雲際會且永王東巡歌內有云我王戰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則竟以太宗比璘其語言亦太不檢矣宜其身陷重罪雖以崔渙宋若思之辨雪終不免夜郎之行也

甌北詩話

卷一

八

章有星離一門草擲二孩之語最爲慘切蓋在獄中作也及流夜郎途次別無悲悻語至江夏陪薛明府宴興德寺已有詩紀遊又遇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某漢陽宰王某錫之於南湖張謂請名此湖青蓮卽名之曰郎官湖西塞驛寄裴隱云空將澤畔吟寄爾江南管贈辛判官云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贈劉都使云而我謝明主銜哀投夜郎歸家酒債多門客聚成行所求竟無緒裘馬欲摧藏則被謫後賓客尚多而欲其資助以償酒債贈常侍御云登朝若有言一訪南遷賈贈易秀才云蹉跎君自惜竄逐我因誰感激平生意勞歌寄此辭皆無佗係無聊之感至永華寺寄尋陽琴

官云天命有所懸安得苦愁思別賈舍人云何必兒女仁相看淚成行則更能自排遣矣及半道救歸卽有我且爲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爲我倒翻鸚鵡洲之句又漢陽病酒寄王明府云去歲左遷夜郎道今年救放巫山陽其下卽云願掃鸚鵡洲與君醉千場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羣芳其豪氣依然如故也

青蓮救郭子儀及坐永王璘事得子儀救解此見樂史序中謂白有知鑒客并州時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爲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白坐永王璘事子儀請以己官爵贖其罪上許之而免誅云新唐書本傳亦載之然青蓮集中無一字與子儀往來者當其繫獄時以詩上

甌北詩話

卷十

九

崔渙宋若思求雪如果有德於子儀豈無一字乞援卽或道遠不相及而子儀救釋之後何又無一字述其恩記其事則此事之有無未可信也集中有贈郭將軍一首云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此又非子儀履歷當另是一人

贈張相鎬詩云臥病宿松山蒼茫空四鄰聞君自天來目張氣益振按張鎬以宰相兼河南節度使出師河南在至德二載之秋而永王璘之敗在是年之春璘敗青蓮卽已奔宿松被繫尋陽獄安得以詩贈鎬豈已奔宿松時尚未被繫聞鎬將至以詩干之耶

青蓮雖有志出世而功名之念至老不衰集中有西別

金陵諸公詩題云開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按李光弼爲太尉在上元元年統八道行營鎮臨淮青蓮於乾元二年救歸是時已在金陵矣一聞光弼出師又欲赴其軍自効何其壯心不已耶或欲自雪其從璘之累耶

贈泗州僧伽歌云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末云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按傳燈錄僧伽大師唐高宗時在泗州建普光王寺中宗景龍二年遣使迎至京師命住大薦福寺三年三月三日示寂敕命就薦福寺漆身起塋忽臭氣滿城帝默許送還泗州卽異香騰馥是僧伽示寂在景龍三年也而薛仲邕所

陝北詩話

卷一

十

編青蓮年譜青蓮生於武后聖歷二年則景龍三年僅十一歲豈能卽與僧伽論三車且云落魄江淮已久則必非十餘歲時也傳燈錄所記年歲或當有悞年譜據曾鞏序謂青蓮年六十四而李陽冰誌青蓮之死在寶應元年由寶應元年逆溯六十四年當是聖歷二年所生然青蓮代宋若思薦已表云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七爲永王璘脅行道中奔臣及崔渙推覆實爲無辜按永王璘之敗在至德二載青蓮奔臣繫尋陽獄宣慰大使崔渙及中丞宋若思驗出之若思之薦之卽在此時也是年年五十七則寶應元年之卒實只六十一歲恐年譜亦悞豈薦表少填三年如宋時之有實年官

年耶

放翁又謂僧伽太白舊集本無之乃宋次道所編時人多務得之過也

青蓮妻許氏見曾鞏序謂白自蜀至楚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以女妻白因雷雲夢三年青蓮上安州裴長史亦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女孫便憩息於此至移三霜是青蓮娶許氏之明証也乃集中有流夜郎至烏江別宗十六弟一首云我非東牀人令姊奉齊肩適遭雲羅解翻謫夜郎悲拙妻莫邪劍及比二龍隨慚君湍波苦千里遠從之似青蓮竄時宗氏妻與之偕行而氏弟璟送之者則又有一宗氏妻矣然此詩上文云君家全盛日台鼎何墜離又卽故相之後此不可解也豈刻本悞許爲宗耶或許氏妻

陝北詩話

卷一

十一

先亡繼娶宗氏耶按青蓮先有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詩及在尋陽獄又有寄內詩云多君同蔡琰流淚請曹公流夜郎後又有寄內詩云北雁春歸有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則其妻又畱居豫章而未嘗從行然則宗十六之姊如雙劍之相隨者又何人也集中有畱別西河劉少府詩云余亦如流萍隨波樂休明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此是客并州時作與此無涉青蓮少時曾爲無賴子所困得陸調救解集中有贈調詩云我昔鬪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呵嚇來煎熬君聞萬人叢鞍馬皆辟易告急清憲臺脫余北門厄此亦其逸事也

杜少陵曾官拾遺青蓮亦曾有此官劉全白撰墓碣云
代宗登極廣拔幽滯君亦拜拾遺開命之後君即逝矣
新唐書亦載之既開命而卒則及身曾受此官是青蓮
亦可稱李拾遺也

按李杜同時據年譜及諸傳序青蓮卒於寶應元年
三歲其卒也亦
後十八年

按李杜同時據年譜及諸傳序青蓮卒於寶應元年
六十四少陵卒於大歷五年年五十九是杜小子李十

隴北詩話

卷一

三

隴北詩話卷二

陽湖 趙翼 雲松

杜少陵詩

杜少陵一生窮愁以詩度日其所作必不止今所傳古
體三百九十首近體一千六首而已使一無散失後人
自可卽詩以考其生平惜乎遺落過半韓昌黎所謂平
生千萬篇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此在
唐時已然矣幸北宋諸公搜羅掇拾彙爲全編呂汲公
因之作年譜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頗得大概黃鶴魯
晉之徒乃又爲之年經月緯一若親從少陵遊歷者則
未免穿鑿附會宜常熟本之笑其愚也然常熟本開卷

隴北詩話 卷二

一

卽以贈韋左丞爲第一首謂此首布置最得正體前賢
皆錄爲壓卷云然此詩乃詣京師考試報罷將出都之
作則天寶六七載事也王洙本則以遊龍門奉先寺爲
首龍門在河南公遊東都在開元之末則此詩自在前
然公先在其父開元州官舍有登兗州城樓詩云東都
趨庭日則又在遊東都之前自應列在卷首而以望嶽
遊南池宴歷亭諸詩次之今王洙本亦仍在奉先寺後
又前出塞爲秦隴兵赴交河而作尚是開元中事後出
塞爲東都兵赴薊門而作末章明言安祿山將反先脫
身逃歸則是天寶十四載之事此當在首卷兵車行之
後而王洙本及常熟本皆入秦州詩內謂在秦州時建

述者此有何據耶皆編次之誤也

宋子京唐書杜甫傳贊謂其詩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人而有之大概就其氣體而言此外如荆公東坡山谷等各就一首一句嘆以爲不可及皆未說著少陵之真本領也其真本領仍在少陵詩中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句蓋其思力沉厚他人不過說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說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筆力之豪勁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入無淺語微之謂其薄風雅該沈宋奪蘇李吞曹劉掩顏謝綜徐庾足見其牢籠萬有秦少游并謂其不集諸家之長亦不能如此則似少陵專以學力集諸家之大成明李崆峒諸人遂謂李太白

甌北詩話

卷二

二

全乎天才杜子美全乎學力此真耳食之論也思力所到卽其才分所到有不如是則不快者此非性靈中本有是分際而盡其量乎出於性靈所固有而謂其全以學力勝乎今姑摘數條於此有沉著至十分者有奇險至十二三分者略爲舉隅學者可類推矣

一題必盡題中之義沉著至十分者如房兵曹胡馬旣言作披雙耳風入四蹄矣下又云所向無空闊真堪北死生聽訖十一彈琴詩旣云應手鍾鉤清心聽鏘矣下又云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以至稱李白詩筆落驚風雨成泣鬼神稱高岑二公詩意慨開飛動篇終接混茫下姪勣詩河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

慈恩寺塔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赴奉先縣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北征云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述懷云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此皆題中應有之義他人說不到而少陵獨到者也

有題中未必有此義而冥心刻骨奇險至十二三分者如望嶽之盪胸生層雲決背入歸鳥登慈恩寺塔之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三水觀漲之聲吹鬼神下勢闕人代速送韋諷事之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劉少府畫山水幃之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韋假畫松之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鐵堂峽之徑摩蒼穹蟠石與

甌北詩話

卷二

三

厚地裂木皮嶺之仰千塞大明俯入裂厚坤桃竹杖之路幽必爲鬼神奪拔劍或與蛟龍爭登白帝城樓之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扶桑在東而曰西枝弱水在西而曰東影正極言其地之高所眺之遠皆題中本無此義而竭意摹寫寧過無不及遂成此意外奇險之句所謂十二三分者也至於尋常寫景不必有意驚人而體貼入微亦復人不能到如東坡所賞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等句若不甚經意而已十分圓足益可見其才力之獨至也自初唐沈宋諸人創爲律體於是五字七字中爭爲雄麗之語及盛唐而益出如賈至早朝大明宮之作少陵

王維

參等皆有和詩詩中皆有傑句是也杜詩五律

究以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一聯爲最東西數千里
上下數百年盡納入兩個虛字中此何等神力其次則
星臨萬戶動月傷九霄多亦有氣勢至岳陽樓之吳楚
東南拆乾坤日夜浮古今無不推爲絕唱然春秋時洞
庭左右皆楚地無吳地也若以孫吳與蜀分湘水爲界
則當云吳蜀東南拆且以天下地勢而論洞庭尚在西
南亦難指爲東南少陵從蜀東下但覺其在東南故耳
又七律中五 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錦江春
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亦是絕唱然換卻三峽錦
江玉壘等字何地不可移用則此數聯亦不無可議祇

隴北詩話

卷二

四

以此等氣魄從前未有獨創自少陵故羣相尊奉爲劈
山開道之始祖而無異詞耳自後亦竟莫有能嗣響者
東坡舉歐陽公蒼波萬古流不極白鳥雙飛意自開萬
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及坡自作令嚴鐘鼓
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露布朝馳玉關塞晝書夜到
甘泉宮謂可以繼之然聲調已稍減元人月夜登樓一
聯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近時朱竹垞絕
頂蛟龍晴有氣虛堂神鬼晝無聲似較勝宋人也鄙作
觀西廡烟火云九邊塵靜平安火上苑春 頃刻花亦
頗近之他如滇南從軍云一軍皆甲晨聽令萬馬無聲
夜踏邊宿馬山祥符寺云半夜月明鴉鵲驚九霄風急

斗星搖似亦有力量然不能切定何地若切定地里又能

聲出金石則惟陳恭尹廣州鎮海樓一聯五嶺北來山
到地九州南盡水連天雖少陵亦當視爲畏友也

杜詩又有獨泐句法爲前人所無者如何將軍園之綠
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寄賈
嚴二閣老之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江閣之野流行
地日江入度山雲南楚之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新
晴之碧知湖外草晴見海東雲秋興之香稻啄餘鸚鵡
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古詩內亦有創句者如宿贊公房
之明燃林中新暗汲石底井白縣高齋之上有無心雲
下有欲落石鄭典設自施州歸之攀緣懸根本登頓入

隴北詩話

卷二

五

矢石聞山歌之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以
及石龕之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
猿又啼皆是創體至如杜鵑行之西川有杜鵑東川無
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此究是題下註語而論
者引樂府魚戲荷葉南魚戲荷葉北以爲杜詩所仿則
又信杜太過矣試思西川四句與全首詩中意有何關
涉耶

李杜詩垂名千古至今無人不知然當其時則未也惟
少陵則及身預知之其贈王維不過日中允聲名久贈
高適不過日美名人不及而已獨至李白則云千秋萬
歲名寂寥身後事其自負亦云丈夫重名動萬年記憶

細故非高賢似已預識二人之必傳千秋萬歲者贈鄭
虔雖亦有名垂萬古知何用之句然猶是泛論也此外
更無有許以不朽者蓋其探源汜流自風騷以及漢魏
六朝諸才人無不悉其才力而默相比較自覺已與白
之才實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以一語吐露而不以
爲嫌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按是時青蓮及
身才各本已震爆一世李陽冰序謂其詩一出今古文
集過而不行則名滿天下可知而少陵雖流離困厄中
名亦與之相埒元微之序所謂時人稱爲李杜者也同
時已有任華者推奉二公特作兩長篇一寄李一寄杜
而不及他人是可見二公之同時齊名矣其後韓昌黎

甌北詩話

卷二

六

亦李杜並尊調張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石鼓
歌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其奈石鼓何醉雷東野云
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酬盧雲夫云
遠追甫白感至誠感春詩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熳長
醉多文詞是其於二公固未嘗稍有軒輊至元白漸申
杜而抑李微之序杜集云是時李白亦以能詩名然至
於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于言少猶數百詞氣豪邁
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窺其
藩籬况堂奧乎香山亦云李白詩才矣奇矣然不如杜
詩可傳者千餘首貫穿今古觀體格律盡善盡工又過
於李焉自此以後北宋諸公皆奉杜爲正宗而杜之名

遂獨有千古然杜雖獨有千古而李之名終不因此稍
減讀者但覺杜可學而李不敢學則天才不可及也
黃山谷謂少陵夔州以後詩不煩繩削而自合此蓋因
集中有老去漸於詩律細一語而妄以爲愈老愈工也
今觀夔州後詩惟秋興八首及詠懷古跡五首細意熨
貼一唱三嘆意味悠長其他則意興衰颯筆亦枯率無
復舊時豪邁沈雄之概入湖南後除岳陽樓一首外并
少完璧即岳麓道林詩爲當時所推者究亦不免相莽
其他則拙澁者十之七八矣朱子嘗云魯直只一時有
所見徇爲此論今人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
耳斯實杜詩定評也

甌北詩話

卷二

七

集中咏杜鵑共有三首其編在入蜀後者王洙及常熟
本皆以爲感明皇被李輔國遷居西內而作其曰雖同
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末云萬事反覆何所無
豈憶當殿羣臣趨固似爲明皇而發而夔州以後又有
杜鵑二首亦道其前爲帝王死後魂化爲鳥生于不自
哺寄百鳥巢百鳥猶爲哺之而嘆其昔年曾居深宮嬪
嬙左右如花之紅與前一首同一意也此已在大歷年
間明皇崩已久豈又爲之寄慨耶說詩者未可逞已意
而好爲議論也

八哀詩中張曲江一首但言其立朝孤介及出鎮荊州
以後專以風雅爲後進領袖而不及其他按胡野僉載

曲江先論安祿山有反相因其詩奚契丹兵敗張守珪執送京師曲江卽判曰穠直出師先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宜免死帝特謂曲江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故事而害忠良遂特赦之其後帝在蜀思曲江之先見遣使祭之於韶州是曲江生平此一事最關國事之大乃杜詩中絕無一字及之卽新舊唐書曲江本傳及守珪祿山傳亦不載豈出於傳聞而非實事耶然劉禹錫疏有云罪謫官員雖量移不得與內地此例自九齡建議故雖有識祿山必反之先見而終身無子云禹錫距天寶不甚相遠且形之章疏則此事又人所共見聞而非鑿空撰出者不知杜詩中何

陳北詩話

卷二

八

以遺之而新舊兩書亦不說及也

資治通鑑御批明皇遠人奉曲江事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此語本有所自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史記平原君傳君之後宮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衣褐不完糟糠不厭淮南子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饕餮奈百姓矩矱不完而富室衣錦繡此皆古人久已說過而一入少陵手便覺驚心動魄似從古未經人道者

書生窮眼偶值聲伎之宴輒不禁見之吟詠而力爲鋪張杜集中如陪諸公子丈八溝納涼則云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陪李梓州泛江有伎樂則戲爲豔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陪王侍御宴通泉鵝酒泛江有

伎則云復攜美人登彩舟笛聲憤怨哀中流戎州宴楊使君東樓則云座從歌伎密樂任主人爲江上獨步尋花至黃四娘家則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皆不免有過望之喜而其詩究亦不工如陪李梓州豔曲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固已毫無醞藉戲惱郝使君云願攜王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素練則更惡俗殺風景矣

古人流寓往往先營居宅杜詩云杜曲幸有桑麻田又寄河南韋尹二首自注甫有故廬在偃師公頻有訪問云是杜曲偃師皆有少陵田宅不知何以寄妻子於鄜州蓋因祿山之亂河南長安所在被兵故耳因妻子在

陳北詩話

卷二

九

鄜而托贊上人爲覓栖止之所先擇東柯谷次及西枝村卒結茅於同谷未幾入蜀結廬於浣花江上其後入巫峽又有前江後山根之居已而巫峽敝廬贈崔侍御而至夔州先寓西閣旋卜居赤甲又遷瀼西再遷東屯此數年中謀辛秀伐木遣信行修木簡催宗文樹雞柵使獠奴阿段尋水源使張望補稻畦水其辛勤較成都十倍矣後將出峽則以果園四十畝贈南卿兒而去以後流落湖湘并無奚黔之地矣後來東坡亦畧似之黃州則有臨皋亭雪堂之居惠州則有白鶴觀之居儋州則又結茅與黎人雜居亦隨地營宅然坡以遷謫難必歸期故然少陵則偃師杜尚尚有家可歸且身是郎官

赴京尚可補選乃不作歸計處處卜居想以攜家不能
遑涉之故甚矣妻子之累人也

古人作畫多在素壁少陵題元武禪師屋壁所謂何年
顧虎頭滿壁畫滄洲是也又有題元玄皇帝廟吳道子
所畫五聖像云晁旒俱秀發旒旒盡飛揚通泉觀薛少
保畫壁縣署後壁亦有薛少保畫鶴草偃亦爲少陵寓
齋畫馬於壁少陵皆有詩可考也至如劉少府畫山水
幃及贈草偃詩我有一匹好東絹請君放筆寫直幹則
繖素矣按劉君陽秋州龍興寺與子畫一壁作雜摩示我之味未聞一壁
作太子遊四門標迦摩羅又與子畫名畫記西京唐安寺提院其室
降魔變相道子畫也東齊亦藏有大有慈寺壁畫明皇按樂十有圖東坡詩
雖畫亦云今觀此壁畫又詩云應似畫師吳道子高堂巨壁寫降魔是皆壁畫故
本坡翁有嘉祐寺觀
壁間文寶可學竹詩

歐北詩話

卷二

十

宋子京修唐書好取材於小說杜甫傳云甫嘗醉登嚴
武之牀呼其父字武欲殺之冠鉤於簾者三其母救之
乃止劉後村據杜哭嚴僕射歸櫬及八哀詩中有武一
首諸將詩中亦有正憶往時嚴僕射一首謂杜嚴二公
交情如此豈有欲殺之理此固確論也然杜在嚴幕亦
實有不得意之處如立秋日院中有作云窮途愧知己
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到村云暫酬知
已分還入故林棲遣悶呈鄭公云曉入朱扉啟昏歸畫
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收息微躬池上晚眺云何補參軍
乏歡娛到薄躬宿府云已忍伶仃十年事強移酒息一
枝安投院內諸公云白頭過幕府深覺負平生又去矣

行一首云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侯間則嘆
有逝將去汝之嘆蓋二公少時本以文字及戚誼深相
交契武初鎮蜀杜來依之彼此以故人相接歡然無間
及再鎮蜀表杜爲工部員外郎參謀幕府則已爲其屬
官武氣岸自負房琯以故相爲其屬州刺史卽以屬禮
待之想其於杜亦不復能如前此之淵畧禮節而杜猶
以故人自待不免稍有取嫌之處觀杜卻還張舍人織
成褥段云嘆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
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瑒賜自盡氣豪直
阻兵杜區區一幕僚何必引節鎮大官自戒此蓋借以
諷武之驕恣而杜之鬱鬱不得意亦可想見於言外矣

歐北詩話

卷二

十一

且旣爲幕僚其同官中必有相嫉妬者杜呈嚴詩云東
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大簡遂恩恩所謂
周防者非有所猜疑乎又莫相疑一首云晚將末契托
年少當面輸心背而笑寄語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
相疑是必同官中有間之於武者纖微芥蒂同所不免
也至於武死而哭其歸櫬追憶交舊而列武於八哀詩
中則以生平交契之深受惠之厚固莫如武而從前一
時小小嫌疑自不復介懷讀詩者專信宋子京固非專
信劉後村謂二公始終無纖毫間隙亦不必也
士當窮困時急於求進十謁貴人固所不免如李白上
韓荆州書韓退之上下相書皆是也杜集如贈汝陽王

及韋左丞詩因其有知己之雅故作詩投贈自無可議
至其贈翰林張垧云倘憶山陽笛悲歌在一聽上韋左
相見素云爲公歌此曲涕淚在衣襟贈田舍人云揚雄
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送田九判官云麾下賴
君才竝入獨能無意向漁樵贈沈八丈云徒懷貢公喜
颯颯鬢毛蒼幾於無處不乞援然張垧等猶皆同氣類
之人也鮮于仲通則楊國忠之黨竝非儒臣而贈詩云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哥舒翰武夫也高適爲其掌
書記杜送高詩請君問主將安用窮荒爲是固已薄翰
之貪功邀寵矣而贈翰詩則又諷之以開府當朝傑論
兵邁古風末又云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若不勝其

陔北詩話

卷二

三

乞哀者可知貧賤時自立之難也

詩人之窮莫窮於少陵當其遊吳越遊齊趙少年快意
裘馬清狂固尚未困阨天寶六載召試至長安報罷之
後則日益饑窘觀其詩可知也兩過蘇端端爲具酒則
云濁醪必在眼盡醉抒懷抱晦日尋崔戡李封則云晚
定崔李交會心眞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病後
過王倚畱飲則云惟生哀我未平復爲我力致美肴膳
而所食者不過香粳冬菹土酥豕肉而已鄭重感謝謂
主人情味晚誰似令我手腳輕欲旋程錄事還鄉攜酒
餽來就別則云內懷不突黔庶羞以賜給素慈挈長魚
碧酒隨玉粒亦不過魚酒稻米也與妻子徒步至彭衙

有孫宰畱宿具飯則云昔將與夫子永結爲弟兄甚至
向姪佐索米則云已應春得細正想滑流匙又云甚聞
霜薤白重惠意如何則并乞及葱薤矣在同谷親拾橡
栗至刷黃精不獲而歸對兒女長嘆其景况可想也惟
入蜀以後前後在浣花草堂一二年稍免饑寒崔明府
見訪嚴鄭公出郊尚能畱飲夔州以後又生事不給王
十五閣前會則云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孟倉曹餽
酒醬二物則有詩誌惠甚至閭官送菜而嘆其以苦苣
馬齒掩乎嘉蔬迨至湖南則更流徙丐貸朝不謀夕遂
以牛肉白酒一醉飽而歿天以千秋萬歲名榮之於身
後而斗粟尺縑偏靳之於生前此理眞不可解也或謂

陔北詩話

卷二

三

詩必窮而後工此亦不然觀集中重經昭陵高都護驄
馬劉少府山水幃天育驃騎玉華宮九成宮曹霸丹青
韋僊雙松諸傑作皆在不甚饑窘時氣壯力厚有此巨
觀則又未必眞以窮而後工也

杜詩踈跼金蝦蟇出見益有由至尊顧而笑王母不肯
收按唐人陸勳集異志高宗患頭風莫能療有宮人陳
姓者世業其術帝令其合藥方置藥爐忽一蝦蟇躍出
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帝命放於苑池集異志本小
說家而少陵用之想是實事可見唐人小說非盡無稽
後來東坡亦用徐佐卿等事蓋少陵開其先矣